

“我记忆中的工人文化宫” 征文比赛获奖作品选登

夜校为我们科技创新添动力

杨雪涛

“余姚这项技术，29年为全国纺织行业节约464亿元。”2023年11月25日，《余姚日报》以此为标题，再一次对我们团队发明的色纺纱技术进行了深入报道。当天上午，我心情激动地拿着这份报纸，路过工人路44号，看到即将搬迁的市工人文化宫略显沧桑的教学楼，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段科技创新、激情燃烧的岁月，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这一代学历不足却劲头十足的产业工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夜校孜孜不倦攻读的无数个夜晚。是的，我们当时的每一项科技创新成果，无不凝聚着工人文化宫夜校的助力与栽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35岁那年，在余姚东风化纤棉纺厂上班。有一天，厂工会组织我们参加了市总工会召开的“学技术、学文化”自学成才动员大会。大会就在新建的市工人文化宫大楼举行，大会动员号召我们产业工人身处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要学文化，学技术，力争在生产中有所创造，在工作中有所担当。而要作出成绩，必须提高自身科学文化水平，参加市工人文化宫职工夜校的学习正是市总工会为广大职工群众提供的一个全新的学习平台。这次动员大会让全体参会职工精神振奋，信心倍增，也帮助大家树立了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全新理念，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更点燃了我们创新创业的激情。

众所周知，我们曾是被耽误与迷茫的一代，在年少时没遇上可以好好学习的年代，年轻时又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参加工作后，学历欠缺的我们，很多人自然成了三班制的工人。当时，随着“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改革开放大潮滚滚而来，我们感受到了“学历恐慌”与“技术恐慌”，迫切渴望提高自身文化知识水平。为此，我们积极报名参加了市总工会组织的由市工人文化宫承办的职工夜校。

当时，市总工会针对各企业的生产情况，合理安排课程，而企业也在出勤及排班上，对职工的文化补习提供了大力支持，总是在时间安排等方面为大家提供帮助，为做到上班学习两不误，职工三三两两地向班组长请个假，只要关系到学习大计，在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基础上，班组长都会是一路绿灯的。

当然，我们的学习热情也是十分高涨的，每个人都相当自觉与勤奋，上课认真听讲，课后按时完成作业。当时夜校学习的课程可不止一门两门，而是多管齐下，不仅有中学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基本学科，还有机械制图、化学工程等专业课程，但大家不怕基础薄弱，一点一滴学起，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学习氛围十分浓郁。三五年下来，许多学员夜夜苦读的成果是获得了市总工会职工学校初高中文化课程、机械制图、化学工程等课程的结业证书，这为我们从工人岗转升技术岗提供了有力支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陈明焕的工人，他当时30多岁，参加了锅炉司炉证的学习培训后，活学活用，将学习中遇到的合理搭配燃烧值不一样的煤可以提高燃料效率的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并以此向厂部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厂部采纳了这位工人的建议，将大同煤和长广煤按1：1的比例共同使用后，果然节约了成本，创造了可观的效益。

一定的文化知识积淀为我们创新创业提供了底气，助力我们取得了一次次的技术突破。文章开头提到的色纺纱技术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我们余姚的化纤棉纺产业始于1960年从镇海迁来的久丰纱厂，转为国营后，更名为余姚东风化纤棉纺厂（余姚化纤棉纺总厂）。上世纪80年代，余姚东风化纤棉纺厂（余姚化纤棉纺总厂）已名列全国500强企业之一，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综合性棉纺企业。本人有幸成为这家大厂的一名职工，因为从小爱琢磨，进厂后又喜欢学习，就慢慢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1986年，本人受余姚化纤棉纺总厂委托，带领8名职工以及几十名十八九岁的子女们和30万元启动资金，筹建久丰染色厂。建厂伊始，本人便会同技术团队一起，开始集中对棉花染色疑难问题进行科技攻关。针织内衣使用的色纱，是棉纺厂采用先纺后染的方法，这个后染的生产过程中，存在有色差、次品、来回运输等问题，特别是“三废”排放的环保问题。

我们感觉到改造传统棉染织技术应该是一个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机会。“敢想敢干的常人能开创未来。如果改先纺后染为先染后纺，不是更有针对性，效益也会更高？”我们下定决心，全力投入人

“棉花散纤维加工方法”的技术攻关中。

在这项技术中，我们采用了先给棉花染色再纺织的制作工序，通过原棉直接染色，根据不同色泽，优选染化料，优化工艺技术参数……一系列的努力，终于使染色棉达到了均匀和谐、亮而不糊、鲜而不俗、麻而不板、活泼自然的效果。纺纱过程中，团队还有效解决了棉糖粘性可纺性等问题。色纺纱新产品的产生，需要突破配方、染色、工艺流程、色牢度、可纺性等方面的技术难关。当时，在余姚化纤棉纺总厂全体纺纱人的共同配合下，无数技术人员攻克了一个个难关，才使这个新产品能够成功应用到人民穿戴的衣物上。我记得当时棉花染色中的一个重要指标色牢度，我们老是把握不好。所谓色牢度就是染色后不褪色的能力，最终解决了这个大难题的就是本人一位工人文化宫夜校高中化学班里的同学张建群，他在夜校学习期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时他在厂部活性染料车间工作，我们的产品染色后，由于色牢度差，老是交不出让客户满意的货品。正在全厂上下焦头烂额之际，张建群提出了采用交链剂VC的建议，采用这个提高色牢度的助剂后，产品的色牢度终于顺利达到了合格标准。除了产品更“靛”，这个方法也更节能减排，比如同样生产1吨麻灰纱，100公斤黑色棉花和900公斤白色棉花通过混纺制成1吨麻灰色纺纱，与同样色泽的麻灰染色纱相比，水、电、汽等都能节省百分之九十。按目前每年50万吨色纺纱代替了染色纱的需求计算，我们久丰染色厂的发明专利，每年为国家节省了10多亿元。同时，与传统纯棉和高比例混色织物相比，色棉系列产品成功地改善了产品的色泽和手感，并使该专利成为那个时代棉纺染织行业的一个科技“亮点”，或者称作是中刊。上世纪80年代，色棉这一独特的产品，由于价廉物美，从此走出了浙江，走到了香港，走向了世界。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色纺纱衣物几乎都采用了我们企业发明的色纺纱技术制造出来的。这项发明专利后来还获得了中国专利优秀奖和联合国颁布的发明银奖，这也是余姚唯一的联合国发明银奖。

而这个沉甸甸、闪闪光的奖牌背后，我知道，绝对凝聚着市工人文化宫夜校的灯火和那些老师们的心血！

那一抹青春的芳菲

俞彩霞

上，凤老师带来两份我的诗作变为铅字的珍贵报纸，还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我赫然看到报纸上大大的刊头“工人文化宫”。五个字确切地说，按照如今的理解，它并不是一份正规的面向社会发行的刊物，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交流的“小报”，或者称作是中刊。上世纪80年代，工人文化宫就有自己印刷的“报纸”，在普通大众的眼里，绝对不亚于一张《工人日报》。可以想见，这股力量，这份厚植，这种氛围，是何等令人震撼！“报纸”是白底黑字，4开的纸张，当时流行的铜版纸制作的，不同于如今广泛采用的新闻纸。凤老师将这一消息传达给全班同学，并说我是全校第一个发表习作的学生。凤老师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诵了变成铅字的诗歌，引得同学们鼓掌喝彩。

课后，凤老师把那两份报纸交给我珍存。看到自己的“大名”赫然印在报纸的上端，我心里无比激动，似乎我的作家梦开出了含苞欲放的花骨朵，整个星期我的心儿就像在春天开满鲜花的芳菲中。

大概两周后，我意外收到一封陌生的来自高年级学长的“交友信”，信中说他读到了我发表的诗歌，很喜欢我写的这两首诗歌，他也非常喜欢写诗。在信的末尾，他说：“希望我们在文学上相互探讨、共同进步，成为永远的朋友。”

原来凤老师不仅教我们这年级语文，他还教上一级学生语文。凤老师将我发表的习作念给高年级学生听了，引来一位同样喜欢文学、爱好诗歌的学长的共情，他就悄悄给我写信。

青春年少的我矜持又羞涩，心儿砰砰跳过之后，就冷静思考。然后我写了短短几行字回复：“现在我们都向着考大学的目标奋进，等我们考上大学，再可以谈文学、谈理想、读诗歌。”那位男生知道我是委婉地拒绝了他，从此也就不再给我写信。如今，这只是依稀的有关青春的记忆，我倒是早已忘记那男生叫什么名字了。

《工人文化宫》小报上发表的处女

作，是我走向文学之路的星辰，引领我遨游在文学的海洋里，驰骋在文学的蓝天下。我当上了班级里的语文课代表，参加了学校的小草文学社，社长就是我的凤翔老师。每年校运会，我积极撰写赛事信息向广播站投稿；也积极参加学校里的征文活动与文学常识竞赛。从此，我会写文章也渐渐传开了，而且周围的同学给我一个雅号“才女”。

因为《工人文化宫》这份报纸，我踏进了位于工人路44号的工人文化宫。在那里我有缘认识了编写这份报纸的楼剑刚老师，当时他已经是余姚小有名气的作者、编辑。后来楼剑刚老师还参加了我的婚礼，他还给我的结婚礼物——保温炖锅如今还在。每每看到这锅，我就想起36年前那一抹青春的印记。

日后我又在《工人文化宫》上发表过几篇小散文。“工人文化宫”这五个字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鼓励我今后在文学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行。

虽然我并未如青春所愿实现当作家的梦想。但是这么多年我依然没有放弃文学的爱好。因为从“工人文化宫”起步，我结识到更多的余姚文学圈里的编辑和老师，也把稿件投向了更广阔的天空。我的生命也变得充盈而润泽。

我也得到了文学给予我的恩惠。日后，我从教师岗位转到行政机关，一直从事与文字有关的工作。

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遇见的过程，就像我同《工人文化宫》的偶然相遇。人生的每一个节点会都有不同的意义，引领我们走向人生不同的风景。

“追光而遇，沐光而行；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工人文化宫，就是我心中的一束光，从青春时代一直到如今两鬓斑白。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描绘青春：“青春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它盛开在我们内心深处，永远照亮我们的生命。”

我想把它借用在我对旧“工人文化宫”的深深眷恋之中，因为它也盛开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照亮我的生命。

年过半百后，日子走过日子，生活越来越平淡，心境也越来越平和。但前不久，我在《余姚日报》上看一则消息，说是位于阳明东路49号的市工人文化宫要乔迁新居了，心中竟起了阵阵波澜，仿佛突然被唤醒了一个沉睡已久的梦，一分恍惚，几分惆怅，但更多的是一种可以咀嚼的美好。这是因为我与工人文化宫有过一段如胶似漆的“恋情”，这份“恋情”，在我青春澎湃的浮躁时代，曾给了我一份宁静又深沉的力量。

那是1991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回到余姚工作，当时住在县东街的县政府集体宿舍。因为刚参加工作，认识的人不多，没什么社会交际，小城好玩的地方也很少，下班后一般就呆在宿舍里，因为无聊，几乎每天晚上与同住任宿舍楼里的几位单身青年在寝室里不是侃大山，就是下棋玩扑克，日子过得喧嚣单调又稀碎。有一次，我们忘乎所以，打扑克竟打到了午夜时分，一位牌友因为打出了一张好牌，激动得在大呼小叫之余，还重重地在地上蹬了几脚，一下惊醒了在楼下住着的一位组织部的老领导。他披衣上楼，推开了我们的寝室门，严厉呵斥我们：“玩物丧志”，最后语重心长地劝我们：“小伙子，你们每天晚上这样可不行啊，要珍惜时光，趁年轻要多看看书，多结识几位朋友，隔壁的工人文化宫就不错。”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听进他的话，反正，我是听进去了。第二天晚上，我踏着淡淡的月光，急冲冲地到工人文化宫去了。

那时候的工人文化宫真是热闹，好象就是年轻人“欢乐大本营”，灯光滑冰场上闪烁着一个个矫健的身影，四楼的“白天鹅”舞厅传出一支支欢快的舞曲……

我不会跳舞，也不会滑冰，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因为我从小爱好文学，喜欢写作。因此，我就径直到了工人文化宫二楼的图书阅览室，琳琅满目的书报刊一下子就点亮了我的目光，这种一见钟情的感觉，仿佛是我找到了一位心仪的姑娘。我知道，我与工人文化宫的一段“恋情”开始了。

那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从1991年金秋到1995年冬，每次坐在工人文化宫图书阅览室，我就像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前，静心屏息面对着一排排琴键，等待着我去弹奏美妙的音符。这个时候，我总感到一种内心的宁静，窗外的喧嚣在我书页的翻动中早已悄然远去，我的目光在字里行间中欢快地穿行，我的灵魂仿佛在文字编织的绚丽天空中飞翔。

或许有人说，读书是一件寂寞的事，但在这种寂寞里享受着一份生活的充实和幸福。在这

漫漫人生路 有你相伴真好

张遐

2024年4月15日，全新打造的余姚市工人文化宫搬迁至余姚市兰江街道南兰江西路360号（五一文化公园内），家住江南的我经常会经过五一文化公园，与工人文化宫的亲密接触几乎近在咫尺。近40年的城市发展，工人文化宫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余姚职工群众的期许和成长，从初识到相知，再到相惜，我对工人文化宫感激、信任和祝福一直在线……

初识

初识余姚市工人文化宫，是随先生工作调动从家乡四川来到余姚的第二年。新世纪即将到来的2000年前夕，我工作的单位——余姚市第一家上市公司开始启动对职工计算机能力的培养，当时，单位只有个别从事信息化管理的职工会用、能用计算机。那时的我们，年轻，求知欲强，正处于接收新生事物的好时机，第一次接触并学习使用计算机就是在余姚市工人文化宫。

第一次走进工人文化宫机房时，感觉非常奇妙，既新奇又震撼。一台台整齐的电脑前面，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认真、专注，大家都非常珍惜总工会为企业职工提供的学习机会和场所，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新知识的渴求……我和许多年轻的同事一样，经过学习、练习和考核，顺利取得计算机应用技术二级合格证书。在后来的工作中，从无计算机，与同事共用计算机，再到人手一台计算机，计算机的普及越来越快，我们对计算机的依赖越来越高。无论我现在和将来使用计算机如何的频繁与娴熟，毋庸置疑的是，我的计算机运用启蒙学习是从余姚市工人文化宫开始。

相知相惜

我的工作单位搬迁至宁波后，每天奔波在宁波、余姚两地通勤的路上，属于自己的时间少之又少，与工人文化宫的交集渐渐疏离。直到自己考上心仪的大学去了外地，为工作、生活忙碌了许多年的我突然多出了大把时间。2019年秋天，和我有着相同感受的儿子高中好友的妈妈来邀约我，一起参加总工会姚工学堂的书法班，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余姚市总工会举办的公益课堂，这一学就与姚工学堂结下了不解之缘。姚工学堂由工人文化宫承办，从此，每年的春、秋两季班，在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与工人文化宫相逢，参加书法、国画、工笔、彩铅、瑜伽等课程学习，偶尔还参与插花、电商等体验课程。在姚工学堂，先后受教

我与工人文化宫的一段「恋情」

颜文祥

那一本本书中，我读到让人震颤的文字，就像我在茫茫人海中，通过书遇到了一个个让人怦然心动的人，无论是伟人明星，还是普普通通的工人还是农民，他们以自己的脚印、呼吸、语言、行动、汗水，以及奉献的心，抒写着自己的人生，有的精悍如一句格言，有的丰富如一部史诗，有的严谨如黑格尔的哲学，我读之，体味之，涌上心头的不仅仅是一声叹息，几许欣喜，还有在无形之中给予我们一种审美享受和做人的精神陶冶。一部厚实壮阔的传记，就像一个品行高尚的人，读着他们在阳光里日益挺拔的背影，我会感到一种人格力量和生命意志的上升；一部装帧典雅的抒情诗集，就仿佛是一个心灵纯洁的人，坐在灯下翻阅，就会感到有一束温暖的光芒穿透你、朗照你，让我迷醉神往；一本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恰如一位知识渊博的老人，为我推开了一扇目光辽远的窗户，望见远古熊熊的篝火和跨越时空的七色彩虹；一部情节曲折起伏的小说，无疑是一个命运坎坷但依然坚定人生的人，在其扣人心弦的历程中，让我感受到作为万物之灵长的骄傲、艰辛以及幸福……是的，通过书，我真正感觉到我的灵魂是在诗意地栖息。“神驰八极，心游万仞”，灵魂在文字的潮水里穿梭，最后洗涤而出。就像一位当地的诗人所写的那样：“凝视，静听风雨/震撼了人心/细想，彼此是怎样的存在/看似平淡苍凉，更多的是一种启示。”

阅读，让我开拓了视野，也无形之中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有一次，我在图书阅览室里，读到了著名作家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心中有一种被刀划过的疼痛感，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篇叫“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的读后感，也斗胆投到了《宁波日报》上。当时《宁波日报》正在举办读书征文比赛，此文不但发表了，最后还得了一个一等奖。

这件事，大大激发了我的读书热情和写作热情。此后几年里，我工作之余，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写下了十多万文字，其中不少在宁波级以上的报刊上发表。在这份成绩单上，我知道，凝聚着工人文化宫图书室赋予我的一份心和力量，这也许就是我与工人文化宫结出的“爱情结晶”吧。

四年之后，我真的恋爱结婚了，也搬出了县东街的集体宿舍，住到南园新村去了。尽管南园新村离工人文化宫有点远了，但在我眼中，工人文化宫还是那么近，因为在那里留下了我青春最美好的时光，因此，当今天我得知它要乔迁新居的消息，我心中激起的波澜确实久久不能平息。